

佛祖歷代通載

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目錄

宋神宗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 藤州明教契嵩禪師

白雲海會守端禪師 華亭普照惠辨都師

吉州慶閒禪師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嘉興真如法堂記司馬光作

金國李屏山論 明道厭科率立論

金國屏山有辨

哲宗

送蹇拱辰參照覺序無名氏作

二、其

送蹇拱辰參照覺序

高麗義天僧統問道 華嚴晋水淨源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東坡磨衲贊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

荆門玉泉承皓禪師

杭州辨才元淨法師 汴梁淨回道臻禪師

汴京智海慕喆禪師 南康雲居元祐禪師

金山佛印了元禪師

平江瑞光宗本禪師 黃龍寶覺祖心禪師

徽宗

御製續燈錄序

蕪州五祖法演禪師

東都法雲善本禪師

蔡京食鵝應驗

嘉州大樹惠持入定

帝幸玉清昭陽宮

女真叛遼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錢唐靈芝元照律師

林靈素以術要君

隆興蓋龍惟清禪師

汴京智海惠懃禪師

林靈素講上為前席

大金立國

詔改佛號大覓金仙

僧滅張無盡傳

禪林僧寶傳

德洪修

詔永道法師復僧服

北澗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戊申

神宗項

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帝自額王

為太子尋即位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裕陵

改年熙寧

是年地動非常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以濟急從之

辛亥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敏出于塞

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依

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

真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道載一九卷

邠音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

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

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

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師益請住

歸宗又迂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京之

淨曰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

璉禪學精深居其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

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

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

奉大堯自代

壬子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号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着為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曰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賈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

脗武

通載十九卷

二

正宗記
史祖圖

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曰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叅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曰眼曰舌曰童真与頂骨數珠為五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衡之葛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顯禪師顯沒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

顯容魚

通載一九卷

三

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為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廩閒

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
明日升座曰昔汝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
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陳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
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間房舒州小剎号法
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忌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
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束衲子至無所容
士大夫賢之及迂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曰鼓聲未
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
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弥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

通載十九卷

四

帶出來底早已參差湏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
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未上一句正道着舉步時未
上一步正踏着為什麼鼻孔不正為尋常見鼻孔頑
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教却去良久曰一便
下座其門風悄拔類此

癸丑

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号海月受業普照初遊
學天竺明智一見竒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
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
遵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遵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
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安庸巧偽之
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
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眾而已師既蒞我凡管內
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
場設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
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感
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
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眾就

通載十九卷

五

別合掌加夫而化初辨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
坡至見加夫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丁巳 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請真淨克文住
持賜額曰保寧

戊午 改元豐

庚申 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
壽殿齋例賜楹服師名○制革相國寺六十四院
為二禪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
問法

辛酉 吉州慶閑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禪師

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為銘

癸亥京城剎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為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或作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為吉徵加意延札之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道載十九卷

六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驀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琴起遠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怛怛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襪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楮衾而已初開

長去

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尋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并座別衆羅寫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通載十九卷

七

甲子

六三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誌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

屬
欲
朱

肄
至

取於四方之衆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巖寺
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
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
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
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
嘗剽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
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
食岩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
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
也凡此之道皆以消繁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

通載一九卷

八

厭
益

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
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
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
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
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
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
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
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之道
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為益
也豈其細哉

解下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閩龠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

通載十九卷

九

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郗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

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血何而不可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

門人

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曰

乙丑
上掌是

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為宗正丞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敦遂廢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道載十九卷

十

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曰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其實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士辨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曰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恠讀莊子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

道載十九卷

十一

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恢詭譎恠道通為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誘于佛毀於法不入眾數隨六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

厭天

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慈忍婆須密
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
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
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
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
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
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
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
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
游方之外其道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

道載十九卷

六二

齟齬壯
許魚

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
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
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
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庶莖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
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目三身四智結
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刹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
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
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
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
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

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腸
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惠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
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行用故謗傷哉
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
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宵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丙寅

哲宗煦

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視者輒殺之非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年崩葬永泰陵在位十五年改年元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通載十九卷

十三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廬山
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予曰
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
異拱辰曰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
強視聽聰明啞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
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
歡忻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瞽亂晝夜與吾相
親而本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
耗而菱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
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寇者皆莫吾代而天下

薄音博

給

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閨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
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
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
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
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
遙想揖遠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
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
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槩故不遠而來見先生
也當試為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
棄能棄善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
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吾之
說而往問焉

通載十九卷

十四

丁卯

詔葺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辟榮出
家封佑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乞傳
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巖誠禪師對
誠舉錢唐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
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勅禮部
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
納其禮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

佛印坐
納其禮

諸方元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礼智者塔誓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因今俗稱高麗寺建閣藏之

戊辰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于橫海明覃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

道觀一七卷

一五

巨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礼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曰易禪為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觀一法師同譯十六卷唐實義難陀譯八卷唐烏茶進本澄觀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

北嚴三譯本

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重遲閑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受氣剗大

助甫

版者有
禪三

入道載十九卷

十六

世緣深以剗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屣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餓報火厨庫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

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
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老坐聽事者側立冀元有
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元柁
初曰吾欲還東吳但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
已已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
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
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
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

靈微文
暢欠成

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
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
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徃徃自叛
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禮
靈微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尔
父母復尔室家而後吾許尔以叛尔師父子之不歸
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
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
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
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

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
道其先師平澗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
予佳聽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
興寺僧平澗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
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
又合其隙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庚午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山為岸杭
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
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号居士
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道人道載十九卷

十八

岩初養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
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
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社循其鈞
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岵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
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
界一一世界滿中眾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
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大海注一毛孔竅如以大地塞
一箴孔曾何岵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爍約天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
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
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厘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
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
癯甚鬚髮盡白誌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
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
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通載十九卷

十九

鋪坡前鍊疆嶺下俄有見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見
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為大僧
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句句析機
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
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
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
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接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
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
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

種上

易去聲

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為鍊佛謁懷禪師懷見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請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眾千人有全拈長老至登座眾目哂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拈笑曰秀鍊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眾

通載十九卷

二十

司馬光方登庸

朕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建法雲寺成有詔秀為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曰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閱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頌音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劔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頌然色如金掘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塔又徃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徃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

通載十九卷

廿一

淦暗

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自如所乞就賜紫伽黎号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植

圻
格

拂之下衆盈七百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誤畧云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為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州見北塔思席禪師教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裩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

通載十九卷

廿二

曝
木步

其機者師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為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掖之僧亦効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裩何故在此僧曰某甲裩也師曰具何道理敢尔僧札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鹿門山聞者異之元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

歆
音虞

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谷隱大
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為歆
豔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
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
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
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
湊泊人闕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
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
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
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

通載十九卷

廿三

臞
各黑

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
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
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鱉臞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
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剝大王隨後
汝抄削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
堪寒寒謂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
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
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
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礼之狗子在室中

壞去聲

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玄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
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
衆曰賤賣賤賣長久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買冬至上
堂曰畧運推移布衲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
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
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
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眼昏宜
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
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
僧無緣備今世寺待後世僧耳老壞法堂方丈寢堂

通載十九卷

廿四

昇詳

鍾樓慈氏閣闕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
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
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
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疾臨行門人迫以
作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見郎齊著力
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召
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
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
閩中自閩聞計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
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問閔數千

辨材
傳

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
餘而銘之曰文多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
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
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
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講座輒曰願登此說法度人十三就學於慈雲不數年
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
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
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曰泣

通載十七卷

十五

單上竺
為教寺

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
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
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道撫抗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
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教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

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音辭地師以鑄

鍾例被追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錘設問答
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
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眾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

朝廷復畀師眾復集浩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

龍井方
圖卷

師歸道場重禪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
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

開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成
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
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眾請及月餘之
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
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北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示寐乃入
方圓庵秦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眾告
之曰道潛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
出偈告眾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通載十九卷

廿六

成東坡命子由為之銘

癸酉

淨曰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
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
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參知
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臻
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
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舡尾可乎舟
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臻曰吾行游京師曰
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眾僧於座下
及璉歸吳眾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

神宗召對設高座恣人問答

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目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權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夫而寂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

通載十九卷

十七

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絨掩脛不多為蔽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入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黃魯直題其像曰老席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改紹聖

乙亥

遼改壽昌

主法基加号聖文神武全切 大畧聯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詰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詰又幼

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
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
禪師游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
胸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
不敢失札真兩住刹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
令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
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
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
之不致劣岳麓席虛盡札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
俄迁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

道載一九卷

十八

參羅自
役作使
合者如
路人

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衆茶諸方總月
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
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礼華持茅視殿廡
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
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
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畏闌不敢必其來
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耒觀至謂
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
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戢僧戢佛祖也安有名
為傳法而戢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凡驗學者與

趙州沆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
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師
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
在黃蘗徃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
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
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
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為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
房蟻穴聞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
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

作偈辭
紫衣

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
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
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
偈辭之曰老僧六十鬚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
封回禮部牒免辜廬老納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
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
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為
攜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
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
山宏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

諸方三
塔始此

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
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戊寅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
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
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日讀首楞嚴
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
札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元暹
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

通載十九卷

廿

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
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戒
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雷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
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
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
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
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
岸元居歸宗訓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
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
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

佛印東坡酬酢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帝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刹皆餞如王臣礼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

坐幼義天大展

四

通載十九卷

廿一

伯時為元寫照

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体李公伯時為元寫照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謬向風前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

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採井曰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竒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叅至池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齁二聞者厭之言於懷二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

通載十九卷

又卅一

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二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爰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嘖二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

三日傳旨就寺之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
問道賜坐即盤足加夫賜茶至奉盞長吸又蕩撼之
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以方興
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
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為先帝
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任便雲遊
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那堪任
便遊順風加櫓棹舡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
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
不為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感涕其真

〇七

通載一九卷

廿二

慈善導若此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
朝聞師道譽請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得以華嚴經
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
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
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
居靈岩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
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
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
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
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

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庚衣

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郇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也少為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公公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目就止石霜無所叅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四十九

通載一九卷

文廿二

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沈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後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間居而學者

百丈以
前無住
持事

為謝師
直說法

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往
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
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
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
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
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師
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
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
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曰
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了知其味

通載十九卷

廿三

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亦復如是真性既曰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
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
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
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
知實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
聞覺知皆曰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
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
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
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誥晉卿盡

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閒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膺既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夏五十有五

辛巳

徽宗佶立

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端王丞相惲曰端王浪子耳曾

布長望見王在簾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出章惇惶恐失措遂即位策淫奢失茂直尚浮又寵道士林靈素失道北遷降為天水郡王壽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之孫秦王元吉之子濠微

通載十九卷

廿四

海東青玉爪善捕天鷲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窮取以獻人怨遂叛攻和童貫與遼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祚逃于夾山擒之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是楊割太師之長子世為酋長是年率兵立國

帝製序文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靖江人嗣圓通秀公

其文曰昔釋迦如來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巳露游門觀於老死而幻緣也頓寂及乎道騰芳鸞嶺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慈卷畢出於妙收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而書則一侍如聖教雖傳於慶喜拈

花而笑則正法眼藏融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實為初
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雙林之道逾光
一滴之流寔廣自南嶽青原而下今為五宗各擅門
風應機酌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前鋒相
拄鞭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葉扶
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朕膺天寶命紹
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繇寓太宗闡秘義於敷
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
協助神化以成無為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空宗
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剏二禪闢惠林於東序建

屢入中
禁三登
高座

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
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礼之請復建法雲禪
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方袍
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礼以其寺住持僧佛
國禪師惟白探竅上乘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
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
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弥勒發問文殊决疑
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
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燈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
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裹於十方生

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
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內照發真歸元則是
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
舉手而擎妙喜世界彈指而現在巖樓閣神通妙用
真不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
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賜叙
改年崇寧○鑄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
創崇寧寺○又改天寧替先鋒

壬午

甲申

是歲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鄧氏少
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
膠柱安能鼓瑟乎即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

道藏十九卷

卅六

活道

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
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嘉苴汝來
也演琴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瓦珠語以問端
端叱之演領悟汗流被体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
閒田地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
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嘗掌磨有
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
磨一匝師嘗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
什麼處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
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

面迂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句兩電影還連後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檐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叟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刑削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辨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替役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乙酉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丙戌

金詔釋氏有遺神諭分者除削之是年正月其出西方具長巨天

丁亥

大觀○慈感寺

吳興郡民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於本寺後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

玩躍入于溪漁人再獲建閣以藏之

巳丑

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寂生董氏漢仲舒之後

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溫皆官于顯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娘生而骨相秀異方醉而孤母育於叔祖珩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官意辟

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
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
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它日當有海
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
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
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
逢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
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
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
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

大小
本

如寐子之於東寺焉出世發之雙林迂杭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莊嚴之盛
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哲宗聞其名詔住上
都法雲賜號大通又繼圓通之後玉立孤峯儼臨清
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八年請於
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
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而不可得臨衆
三十年未嘗笑及閒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往
敬何以率衆吾昔為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

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哉
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
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祀果沒有
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有五
坐四十有五夏

庚寅

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張商英入
相時久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以賜之

辛卯

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
詔毀京師淫祠

遼改天慶

壬辰

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鶉預籠畜而烹之
嘗夢鶉數千許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

三、九十三

道藏一六六

廿九

箸下肉一羹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

相倚伏京甚畏之

出漁溪
詩話

癸巳

政和三年

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
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持三藏鳴金磬出其
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西遊我眉目入
定于此三藏曰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
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玉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礼七
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
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

甲午

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播
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置道階凡二
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
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
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戠自冲和殿
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
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出宋史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

初遼主天祚賞罰
借濫色禽俱荒女

真東北與五國為隣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
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之歲

四二八十八

通載十九卷

四一

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開而後得不勝其擾
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
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酋
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
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以其事誅之奉先
曰殺之傷向化之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率
兵吞併隣近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
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
遣渤海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
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貫
於壇壝

遼天慶五年

金太祖

阿骨打

即位

正月

改年收國

乙未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
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
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

抵音枝
悟音悟

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噐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趨方

四十六

通載十九卷

四一

文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号为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時喆禪師領嶽麓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非聖喆曰是什麼新曰高着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湯湯脚下湯湯新仰屋作嗟聲喆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出新初住雲岩已而迁翠岩翠岩舊有淫祠鄉人襍糲酒哉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

哉
吏側

卧内引首作吞噬之状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未
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為作記有以其親
墓誌鏤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
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户入折其碑陰中今之視之已
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迂黃龍學者雲委屬疾
退居晦堂夜參豎起拂子云看二拂子病死心病拂
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
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
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
寸寸九五

道藏十九卷

四二

丙申

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
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
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
戒光發現頃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
常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場無為贊之曰持
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郵時人不識虛

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數
百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
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彌陀義疏
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
賢行願品趺坐而化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林靈素
得寵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來不
逞於宿毫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至楚州與惠世
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冲問焉喜其辯捷輕俊脫之
置館中問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
曰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

四十一
通載十九卷

四三

改寺為
宮觀

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
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
餘官謂帝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
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
玉清萬壽宮院為觀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
未幾有期門之事矣○四月詔道錄院畧曰朕乃上
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
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為
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

惡談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騷
聊田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迂寂名惟清生南州
武寧陳氏方垂騷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
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
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
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
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我黃龍心禪
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
問荅茫然不知端倪夜擔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

三丁九十七

通載十九卷

四四

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
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
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
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清丰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
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
覺得記別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
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
使者朱京世昌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
與寂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偷心
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

給
代他

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
死効在什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尔實為師
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
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
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
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戊戌

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錄宮度玉清神霄秘錄會八百人凡
天神降臨事蓋叢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為

四五

通載十九卷

四五

滑古

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為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
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矣
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
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刑鬚美
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
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食而襯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

云。十一月有星如日徐二南行而落光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女真其初酋長本新羅人号完

大金

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
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以至阿骨打
身長八尺須雄偉沉毅寔言笑顧視不常面有大
志有楊朴者遠來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

己亥

改宣和

○西夏改元德

○春正月

詔改佛號大覺金仙

餘

金故遣使大金遣人請天作求封冊
天祚遣使備袞冕冊為東懷皇帝

庚子冬即減樂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
有敬德冠無徽凡法事稱德童而冠服之中罪羣臣

諫者酷虐誅之變風大為女德仍禁銅鏡塔像下書
復令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時物而

使道士安心住坐○夏五都城水高十餘丈水未
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

呼而倒逐為作坊兵衆取而食之龍人繪之若世
所畫龍鱗蒼里色壘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

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
水至詔林靈素禳水無驗泗州僧伽降現上命禳

水大七鼓登城西水勢頓竭遂賜巨濟大士龍降後
一女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巨天犯紫宮北斗

文九十一
通載十九卷
四六

仰觀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黃
後數夕又作盜大格二且久其數更猛而赤氣

出西北數十道其中又延及東南其吉亦不絕
為多自西北成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吉亦不絕

追曉方止○冬十一月宋史放
林靈素歸温州死之宋史放

秋九月詔佛德士塔復僧釋氏齋名師承道量移近郡
詔以田賜神霄宮并○遼改保大元年○春正月日

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如波周回旋轉將暮而
稍止時睡賊未三月二十五日詔慈受懷深禪師

平人多憂之○夏六月黑膏物出洛陽京畿忽有
生薑春夏氏嗣○夏六月黑膏物出洛陽京畿忽有

長蓋信禪師○夏六月黑膏物出洛陽京畿忽有
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

見傷食之知是三年乃息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徙燕子女

壬寅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徙燕子女

壬寅

壬寅

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漢
立于燕遼由是今矣改元建福

佛
特
勿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十九赴春
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贖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
一日遊僧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莊公佛然曰吾孔
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
夜深何不睡玄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
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日訪一同列見
佛經乃問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
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

通載十九卷

四七

張丞相
留心禪
宗

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
禪宗曰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
容接引覺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
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國師玄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
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
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曰洎被善才覷破毘嵐風急
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東
林謁照覺然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覺
曰覺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祖
迂之公請俱就雲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

機頌
先
不
後

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将登壇看便請橫戈戰一場
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瀑
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換轉竹筒水歸
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及夜話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
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解
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脚
踢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
了也悅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去
來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鼓寂鐘沉托鉢回岩頭一

道藏一九卷

四八

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
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
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体用莫擇精粗臨
機不碍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
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
無逆順不犯工夫仍囑曰叅禪為命根不斷依語生
解如是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
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
寂公別悅未幾登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子
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

抵音

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銜如禿鬚明日化為甘雨
來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
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
和辛丑二月公奏謚號真寂遣使持文祭其塔其畧
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
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願決方以見晚為嘆而師
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
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之為特請於朝蒙恩追謚真
寂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

四

通載十九卷

四

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
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
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
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
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視之已逝矣

癸卯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吳乞買立乃太祖弟粘罕
幹離不等立之滅遼遂有南併

之志升皇帝若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
親親瑞光光中現佛即勅模像殿庭供養帝
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
怠每歲設會齋僧萬餘

甲辰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
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

有酒肆号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
生鬚髯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
為女道士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惠洪姓喻
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緝文性簡亮年十三出
家依三峰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祕律
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尽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荆州張丞相聞其名請
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焉已而杖策謁公二
見之喜曰今世融肇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

三十九十七

通載十九卷

五十

抵禮典

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為狂
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為僧易名德洪數延
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梓貴人
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
去位制獄窮治蹤跡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
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
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札其同門友居谷
山及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
時法禁與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
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卸浩右師陳瓘尤盡其力其

三年鳳海甫

沈許

乙巳

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師前日違衆趨義婁瀕於死既還僧籍宜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不果明年師沒志沈不伸世以為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

延禧奔夾山大臣立其弟淳守燕京

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聞淳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奔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封為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遠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十年保大乙巳共九主凡二元百一十年延禧

四丁五十三

通載十九卷

五一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旨住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解舍仍行住持師諱永道東潁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國家法竟准舜三武庸主安足為法哉謂佛非中國

滅釋
陳狀
不納

晉陳泰
駁奏陵

眵士介
睚懈五

讞徒木
捕欲昌

之人不欲存其法於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
 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
 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
 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臣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
 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為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壹是
 教人以為善但為其徒者安相睚眵致使時君惑焉
 盖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廼
 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
 為反刻於朴厲周道陵遲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
 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
 四五二十
 道載十九卷
 五二
 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謬悠其視
 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
 讓未遑孝武窮兵讞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
 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
 書也苞羅精捕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
 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
 其類報不待爵賞而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
 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
 魏宇文周唐會昌嘗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
 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

西域益求其法太宗皇帝建譯場修墜典製秘藏詮
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
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璉賡歌質問
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
不豫時讀佛經初聖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
于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
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
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共然下廢佛之令臣甚為陛
下危之夫自漢以下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
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必欲

四十二

道藏十九卷

五三

內
納

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
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為廼迫脇
佛者之徒棄其所學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
悅而誠服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
中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為盛也臣
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
書上帝大怒收付開封獄當黥春陵監防卒謂此去
萬里蛇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
宜茹葷血師讎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
守一夕夢黥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

賑
忍
大

春陵守
與僚屬
同夢
佛立千
建之下

帝撫道
昔曰卿
強到老
崇命為

屬具對同夢頃之師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
役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止幾州人大疫
師為鑿池呪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
薦師材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
不可奪從容謂師先帝惑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為
卿去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
撫道背曰卿到老倔彊遂賜名法道益號寶竟圓通
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灾青咸委師祈禱應
若影嚮紹興二年詔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
也明年師曰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

四州之
通載十九卷

五四

疏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
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見靖康以來道士官
資已行追毀乞依祖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
惟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
之亂嘗與律師悟明擔造三千化佛為國永命其在
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
歲丑扈從至是乃移罷東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入窈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述法師百餘人以
繫於自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繫公等是賴
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闍維獲舍利無數弟

子寶護建塔九里松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
魏國公張浚誤塔銘

淨慈北磻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稱大丈夫
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
螻蟻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
乎鯨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
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舊
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鯨涅公念
先帝不敢毀陳帝曰此翁至老倔彊富貴果能淫
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繼於共天下

通載一九卷

五五

杯
俟

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則効忠比干尚
冀其萬分之一如以杯土隄龍門之濤闡聖恩寬
洪不即誅戮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
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
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繞辭而吊之曰鯨
可息乎身據鼎耳兮息之則殞鯨可去乎恩如春
風兮去之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忝離關庭塗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
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蠶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
國賢於長城蠢尔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

以平九里清陰蛇骼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
世何知婆婆其下其賴有泚号其容則赭油然而
興起号如聞伯夷之風者

丙午

欽宗桓即位

正月許離不祀京得金帛而退十二月再圍京城閏月城陷明年四月帝及上

皇六宮皇族北迁 改元靖康

中具萬壽住持比丘良弼 寶幢住持比丘紹隆

惠日住持比丘明玉 龍興寺 比丘慶閒

各助鈔壹錠共刊此卷所冀惠日與

舜日同輝皇風與祖風並扇

五十五

道藏十九卷

五十五

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興', '世', '及', '其', '下', '其', '賴', '有', '泚', '号', '其', '容', '則', '赭', '油', '然', '而', '興', '起', '号', '如', '聞', '伯', '夷', '之', '風', '者']

